

平

說國難

(藝文)

第一三七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說國難

開場四句吉利的話：『人壽年豐，民安國泰。家家歡樂，處處昇平。』您隨便走到那兒，都看得見：紅紙條兒寫上黑字，東家貼到西家。

新年裏頭，寫幾句吉利的話兒，貼在門外，這無非是讓過路的人看了，大家高興高興。可是仔細一想，就有了毛病！假如您撞見了一個八十多歲的老頭兒，您說：『老先生，你真年輕，我看你還沒到二十歲吧。』回頭

您又撞見了一個害癆病的朋友，您走上前去：『老哥，我看你又肥又結實，可了不得！』人家老了，您硬說他年輕，人家病了，您硬說他強壯健康；人家除非是聾子便罷，否則定不饒您這般瞎說！

再仔細瞧瞧我們中國，一百年以來，國土一天天的小，國勢一天天的弱，國民一天天的窮。不提則已，提起來好不令人傷心！偏說：我們是『民安國泰，家家歡樂，處處昇平。』呸！你這不是成心譏笑自己嗎？

『老哥！那豈敢！只因久不留心國事；我們中國，是

強是弱，是大是小，我簡直不很明白了！」

啊，原來如此！我錯怪你了，該罰！就罰我講一段『中華民族受列強和日本的侵略』的實事吧！

自從前清道光年間那鴉片戰爭起，

我中國是時時刻刻受外人的欺凌。

割地賠款，那是我國外交上常見的事；

這九十年的慘史，提起來，好不傷心！

且說那『鴉片戰爭』——九十年前，正是前清道光年

間。廣東省，有那英國商人，從印度運來大批鴉片，賣

給我同胞。金錢自然是撈去無數，那毒物還害了我中國不少的人！欽差大臣林則徐，他到了廣東省，馬上出示禁止，還燒了鴉片烟土二萬多箱。那英人直是蠻不講理，派來軍艦多艘，礮轟浙江沿海各埠，又開到長江裏面，要攻打南京城。到後來，我國賠償他軍費二千一百萬，還把那香港割讓於他；他才肯罷戰休兵。到了咸豐七年，英法兩國又出兵攻進天津衛，不久就佔據了北京城，放火燒了圓明園。我國的損失無數。到後來賠償他們軍費一千六百萬兩，還簽定了那北京和約，他們才肯

收兵。那北京和約，害我們七十多年，開了干涉我國海關收稅的惡例，讓洋貨容易輸入中華；還有個最不公平的條約——外國人在中華犯法，我們的官廳管不着他。到光緒初年，日本又佔了我們的琉球羣島，法國又佔了我們的越南，英國又佔了我們的緬甸。光緒二十年，日本派兵到我國的朝鮮，引起了中日大戰；結果是被那日本國佔去了台灣和澎湖列島，還賠償他軍費二萬萬兩。到光緒二十六年，義和團之亂，八國聯軍到北京，逼得那清朝皇帝逃往陝西；到後來，賠償他們軍費

四萬五千萬兩，並允許這八國在北方各處駐紮大兵，才算了結了這樁事件。到宣統初年，那日本又強佔了我們的屬地朝鮮；民國四年，又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件——那無理的要求，實在是欺人太甚！我國和他周旋了十多年，不想他，民國十七年，開兵到山東，鬧成了濟南慘案，殺我同胞將近萬人，放火燒房，姦淫擄搶，無所不至。到今朝，他無端又佔據了我們的東三省，可憐那東北同胞三千萬，一旦都變成了亡國奴！我們只消一看那朝鮮亡國後，只許十家共用菜刀一把；牲口和糧食，那

日本人說要，就得隨他搬走；田地房屋和閨女，他說要給，就得給他。亡國奴，真是牛馬不如，多麼痛苦！如今日本兵，還時時逼迫，刻刻進攻；再要抵擋不住，我河北省首當其衝。說起來，不免膽寒心戰！可憐我同胞們，還好像在鼓裏藏身！

『且慢！據你們這般說來，我們中國人，時時受盡人家的欺凌侮辱，不能反抗，未免太不中用了吧！』

『不然！我中華民族，本來很偉大，歷史也很光榮！自古至今，也出過不少的人傑；講外交和胆識，漢朝有

個班超，他只帶了三十六人，降服了西域五十多國；講軍事，明朝有個戚繼光，平倭寇，保國衛民，至今還有人稱道。還有漢朝的馬援，宋朝的岳飛，明朝的常遇春，現在黑龍江省的馬占山。都是些血性漢子，不怕外國強人。』

『別忙；你說那班超，只帶了三十六人，降服了西域五十多國；但是近年來，我中華養兵百多萬，不僅沒有看見他們降服過外國，就只聽得天天吃外國人的虧，這樣看來，那班超除非是三頭六臂不成！』

『不！天下那有甚麼三頭六臂的人！那班超原是一白面書生，年少時，替人家抄書寫字度日；可是他胸懷壯志，不是個無用之人。他那天正坐在案頭寫字，心中一陣不高興，把手裏的筆往地上一扔，說：「大丈夫應該轟轟烈烈的做番事業，豈可隨隨便便的銷磨了光陰！」那時候，中國的西北方有匈奴時來侵犯。漢顯宗皇帝，派一員大將，名叫竇固，帶兵前去禦防他們。那班超，他投到軍中，一同到了國境外，遇見了伊吾國的雄兵數萬，勇將千員。班超略施小計，殺得那伊吾國片甲不

回。竇固看他很有才幹，便派他跟着郭恂，還帶了隨從三十六個，出使到西域各國，勸他們歸服中華。第一程，他們到了一個鄯善國，在王城外安下了大營。那國王聽說是中華的使臣來了，連忙送酒送肉，招待十分慇懃。不到幾日，情形忽然大變，別說酒肉，就連蔬菜也不見送來了。班超一想：「這事情不妥！一定是匈奴國也派來了使臣了。鄯善國王有些畏懼他們，所以不敢再和我們親近。」他越想越覺所見不差，便把那國王派來的一個聽差叫到面前，向他兩眼一瞪，問道：「匈奴國

派來的人住在那裏？」那聽差看他那可怕的神情，嚇得四肢發抖，連忙答道：「匈奴國派來的使臣和二百衛隊都紮在西門外。」班超聽了，眉頭一繃，計上心來。他把那聽差用繩索綁住手脚，因為怕他出去洩露風聲。那班超又從床底下捧出一罈美酒，把同來的三十六人都邀到他帳棚裏；就只沒有去驚動那郭恂，因為郭恂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。他先敬了每人一碗酒，然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們在這裏喝酒的，一共三十七人。大家不辭勞苦，到這遠方異域來，無非想做番事業，立點功勳。

不料今日大禍臨頭；若不早早設法，別想留一條活命回去！現在匈奴國也派了人來，跟鄯善國王講和修好；國王的意思有些活動起來，瞧他這兩天，肉也不送來，酒也不送來，就是變了心了！他知道我中華和匈奴是讐敵，萬一高興起水，把我們一個個的捉住，送到匈奴人那裏，我們還有命嗎？」那三十六名隨從，聽到此話，酒也不往下喝了，齊聲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我們也不管是生是死，都聽從你就是！你說怎樣就怎樣！」班超說：「好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就在今晚，我們都拿

着兵器，還帶些引火之物，跑到匈奴人的營帳外邊，乘他不備，放起火來，喊殺進去。他們不知虛實，一定不敢抵抗。我們找着他們的頭目，割下頭來，送給鄯善國王去！」大家都說：「好計！好計！」一個個的磨拳擦掌，只等夜間到來。初更時候，他們準備了許多引火之物；二更啟程；不到三更，就已到了匈奴營外，先放起火來，再一齊衝進營去。喊的喊，叫的叫，好像來了千軍萬馬。匈奴人從夢中驚醒，辨不出南北東西，亂竄亂跑，有的死在刀下，有的死在火中。二百多人，一個

不剩。那使臣嚇得藏在床底下，不敢出來；班超伸手一把揪住他的頭髮，割下頭來。天色未明，大事已妥。三十七人都回到自己的營中，都說殺得痛快。第二天一早，班超把國王請到營裏來，寒暄幾句之後，班超便將那顆血淋淋的頭取出，擱在國王面前。國王仔細一看，這是匈奴使臣的首級！他登時吃了一驚。班超說：「這人來到你們國裏，誘惑你們君臣。所以我把他的頭斬下來。同來的二百多人，我也給他們一一的正了法。你快去曉諭你的百姓，以後都要誠心實意歸順中華，不能再

勾結匈奴，和中華作對！」那國王連聲答「是」。從此以後，鄯善國便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；全國的軍民，都把班超看作天神一樣。第二年，班超又帶了他的隨從三十六人，來到于寘國。于寘國在西方，國富民強，兵多將勇，因此頗有些瞧不起我中華。中華的使臣到了，于寘王也不出城迎接；他信了巫師的話，說中華是個倒霉的國，與其降他，不如降匈奴。那巫師還看中了班超騎的一匹駿馬，他教于寘王去取來送給他。那昏王把巫師看做神仙一樣，言聽計隨。他馬上派人到班超營裏去索

取那匹駿馬；班超問明了底細，一想：「我是個堂堂大國的使臣，豈可屈服於他！」班超便向來人說：「讓那巫師親自來取就是！」那來人回到宮庭奏道：「中華使臣說要巫師親去。」那巫師不知是計，搖搖擺擺的便到了漢營。班超也不和他多說話，拔出刀來，往那巫師的頭上一勒，立刻斬下了他的頭，叫人捧了送到于賓王那裏，嚇得于賓王心驚膽破，連忙親自來到漢營請罪。班超說：「你身爲一國之主，豈可聽信妖言！這巫師說他法力無邊，刀槍不入。我拔出刀來，在他頭上試了一

試，那知比殺鷄還易。天下那有割不碎的肉，殺不死的人！你原想靠他和中華做對；此刻可明白些了！你不是糊塗？」說得那于寘王無言可答。到後來，班超怕他老羞成怒，又用好言安慰。于寘王便指天發誓，說他永不背叛中華；手下的兵和將，都聽班超調遣，說打匈奴就去打匈奴。那班超在西域二十二年之久，恩威並用，降服了五十餘國的番王。他不曾向國內請發一兵一馬，也沒有向百姓要過餉和糧。我中華歷史上還有不少的人物，到明朝還有個戚繼光。」

『那戚繼光又是怎樣的人？』

『提起戚繼光先來，真了不得！那時正是明朝嘉靖年間，日本派兵來攻打我們中國，浙江山東福建各處靠海的地方，都被那日本佔據。戚繼光做了浙江參將，他招募了三千壯丁，親自教練，馬上步下，樣樣都精，紀律嚴明，軍械齊備。那時候，日本兵居然想搶奪明朝的天，霸佔我錦繡山河。他開兵向中原進發。戚繼光得着這消息，連忙帶了他手下三千精兵，上前阻攔，這天在台州地面兩軍相遇；戚繼光握刀在手，一馬當先，衝入

敵陣，舉刀亂砍。三千雄兵，一同奮勇，殺得那敵人大敗奔逃。不久，日本國又發來了救兵一萬，前前後後和戚繼光大戰了九場。怎當得戚繼光用兵如神；還有那三千將士，個個捨身報國！到後來，直殺得日本賊片甲不回。第二年，日本國又興兵來侵犯福建；戚繼光，得到了這消息，立刻出兵。他帶了三千人趕到甯德地面；離城十里有賊兵一萬多人，都紮在橫嶼之上，四圍都是水，好一個險惡的地方！戚繼光發出號令：每人草一捆，土一包，當晚要取齊。三更時分，朦朦月色，三千

人馬都到了橫嶼外，一齊動手，把那草和土，填滿了壕溝。人不知，鬼不覺，他們已到了賊營外，一聲大喚，衝進去，好不嚇人！戚繼光，舞着大刀，逢人便殺；三千人馬也都是奮不顧身。這一場大戰，斬了三千日賊；剩下的七千人，連夜逃奔。戚家軍，馬不停蹄，隨後追趕；殺得那日本賊無處藏身；一個個都死在刀槍之下。從此以後，差不多三百年之久，日本賊再不敢來侵犯我中華。』

『且慢！你說，戚繼光大破賊兵之後，日本國便不敢

小看中華。却爲何五十年前被他佔去了琉球羣島，三十年前又被他佔去了台灣澎湖？朝鮮歸他還不過二十五載；他貪得無厭，今日又佔我滿洲三省地方。近來只聽說黑龍江有個馬占山將軍和他併了幾仗，却因爲內無槍彈，外無救兵，只得又退出了龍江城。那日本怎的這般可怕？他國家，到底有多麼大？他人民，究竟是怎樣的強？」

『你問那日本國有多麼大；說出來，你可不要驚奇！他原是東海中的一個島國，算起來，比我們河北一省大

不了許多。全國的人口不過六千萬，怎比得我中華四萬萬之多？隋唐朝，他派人來到中國，學會了蓋房，製衣服，又把中華的詩書文學都搬了去，細心研究，才懂得治國與齊家。他國內的物產并不豐富，每年土裏出的糧食，只夠吃半年；工業上用的原料，全靠我們供給。怎比得中華遍地是黃金！』

『你這話說得太費解了！日本國人既不多，國土又小，並不富足，無處比得上我中華！爲什麼他又戰勝我國？如今奪了東三省，還要興兵到關內來！』

『這只怪得我們自己不爭氣！那日本國雖小，却人人識字知書。他們都懂得甚麼是有益，甚麼是有害，決不肯任意胡來！他們製成了嗎啡和白面，一箱箱，一簍簍，自己不用，都運來中華。我同胞多少人爲他傾家蕩產，糟塌了身體，葬送了一生！這就是：因爲我們知識不夠；上了人家的當，到死還不知情。那日本人又曉得要錢是無益有害的事；他們有閒暇，便弄弄音樂，吹彈歌唱，養息心神；或者練習武術，決不肯賭錢打牌，輸了就整天發悶，贏了也損害精神！那日本國民六千萬，

無論是貧是富，人人都進學校，識字能文，看書報，長見識，自然能幹！我中華雖說是人口四萬萬，識字的有多少？懂道理的又有幾人？再說那日本人，個個都身體強壯，從來少病痛，就因為他們懂得保重身體，講求衛生。把這樣的國民編成軍隊，自然能陷陣衝鋒；那裏像我國的許多兵士，有的抽白面，看着他臉上發青；有的歡喜杯中物，有的好嫖好賭，把身體淘得虛空。一拳就得送他的命，還說甚麼保國衛民！再講那日本國的實業，上有政府提倡，人民也很努力，方法天天進步，出

品日日精良，早已比得上西洋各國！你看那東洋貨，何處不銷行，這就已括去了我們不少的金錢，奪了我土貨大半的銷路。因此日本人個個都住在洋樓裏，餐餐吃的是肉和魚。再回頭看一看我們中國，多少人就沒地方住，別說吃魚肉，一年到頭不挨餓，就已經很不易啦！雖然我中國是地大物博，處處都比日本好！但是爲官的不清正，爲民的不振作，又那得不敗，那得不窮！還有武人，爭權奪利，你打他，他打你，飛機扔炸彈，一扔幾千塊。「這是扔誰的錢？」還不是問小百姓要的吗？那

上頭要一角；小百姓說不定出了一千。就因為我們知識差了一點，人家來詐索，我們也不敢向他仔細探詢，多少由他開口；就算有憑照給我們瞧吧，我們識字不多，曉得那上面又是寫的甚麼！我們吃虧上當，何止一次，大家都隨隨便便不肯認真。這叫做「得過且過」，就是亡國滅種的氣象，牢不長進的原因。還有那日本人，隨時都能團結，事事都只爲公，所以一聲叫喚，就佔據了我們的東三省，不花多少軍費，也不用多少士兵。我中國人就常常只顧到自己；不想想：大家都挨餓，你個人有

吃也吃不安寧！好比那東三省，許多人看來，與我們有甚麼關係；可是一到了日本人手裏，他得寸進尺，不久又要向我河北進攻。並且東北幾千員官吏，幾十萬大兵，都到了關內；東三省一失，他們的俸從何處出，餉自那方來？那逃難的人，又是整千整萬，男女成羣，誰給他們事作！沒事作自然都變成大閑人；憑空添這許多閑人，大家都要飯吃，這時候，你能說「這不與我相干嗎」？千差萬差，只怪我們從前不努力！如今也不消後悔，就從今日做起，也算不遲！我們要時時刻刻記着：

大家齊努力，使中華民族轉敗爲勝，化弱爲強，收回八十年來給外國人佔去的土地！那時節自然是國泰民康！

『我們努力，該從何下手？』

『聽我說來——』

大家快把平校入，識字知書品自高；
還得講求農事學，改良生活在勤勞。
衛生先要戒烟賭，有暇無妨練體操。
行事爲公卽爲己，並將團體結堅牢。
若要國泰民安樂，總要先行這幾條！』

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二月

初版

說國難（一冊）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編著者

洛

利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會部

出版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定縣實驗區

印刷者

攝華印書局

發行者
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實 用 翻 必
驗 本 印 究

